

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出口竞争力影响研究

张宝友 杨玉香 孟丽君

摘要: 在构建“产业发展水平评价”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文从产业的竞争能力、创新能力和载体支撑能力“三力”视角设计了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我国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和“三力”的非均衡程度。借助“出口技术含量指数”计量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之后,分别从整体和“三力”及部门视角实证检验两者关系。研究显示:(1)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均呈现逐年提升的发展趋势,但近年来增长幅度有所下降;(2)整体而言,我国服务业发展与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提升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前者是后者的格兰杰原因;(3)服务业“三力”中的“创新能力”对其出口竞争力的贡献度最小,这与我国服务业创新能力不强且科技成果转化生产力效率不佳有关;不同的服务部门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程度存在着差异性,现代服务业相对传统服务业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作用更为明显。文章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促进我国服务业发展和提升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对策。

关键词: 服务业;服务贸易;竞争力;“三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 F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894 (2017) 03-0075-12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大量的理论与实践分析均已经表明,一国或地区的服务业发展与其服务贸易有着密切联系(张为付,2006;何德旭,2007;李伍荣等,2008;王耀中等,2012)。近年来,国外学者深入分析服务业是如何影响服务贸易发展的问题。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虽然已有较多针对服务业与服务贸易间关系的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1)虽然已有研究成果指出,发展服务业有利于本国服务商品的出口,但服务业发展是否对本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产生积极影响的相关研究鲜有见到。

(2)已有研究仅关注我国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对于决定整体发展水平的各个

作者简介: 张宝友,中国计量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服务贸易、物流经济学;杨玉香,中国计量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物流与供应链;孟丽君,中国计量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物流与供应链。

基金项目: 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浙江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的环境管制政策研究”(项目编号:15NDJC251YB)、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基于风险损失的再制造闭环供应链风险控制研究”(项目编号:LQ16G020005)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碳排放规制下供应链成员企业行为及网络均衡协调研究”(项目编号:71402173)。

因素间是否存在均衡发展及其均衡程度的研究成果较少,但这对于探究影响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却有重大意义。

(3)多数研究采用“数量”型而非“质量”型指标,如服务业发展用服务业生产率和服务业增加值替代,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用服务贸易出口额替代。虽然它们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服务业发展和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水平,一国服务贸易额的增加或减少固然可以部分表达出一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上升或下降,但如果就此认为服务贸易额等同于服务业发展水平,易出现因评价指标的片面性而导致研究结果不够科学、准确等后果。

基于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在理论构建产业发展水平“三力评价模型”的基础上,设计我国服务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我国服务业^①整体发展水平及“三力”非均衡程度进行评价,揭示我国服务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不足。其次,借用“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指数”测算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再次,分别从我国服务业整体、“三力”及不同服务部门视角定量分析我国服务业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以判断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变化是否影响了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改变。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提升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和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对策。

二、我国服务业评价指标体系

(一)服务业“三力”评价模型

我国服务业发展首先离不开一定的载体支撑,如企业规模、基础设施等硬载体,也包括促进产业发展的政策、法律等软载体,它们是产业长期发展沉积下来的固化表现,是产业发展的重要投入基础。其次,创新能力是服务业健康成长、快速发展的核心,通过技术、产业组织等内容的创新活动,使服务业发展获得更先进的技术和更高效率的组织结构,因此,创新能力是评价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创新能力也是服务业未来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保障。最后,服务业发展到最后都要面临走出去参与国际服务业竞争的现实,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其产业发展具有更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更高的市场份额。因此,国际竞争力是产业发展的终极目标,它是一国竞争力的核心。

基于此,本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并结合数据可获得性原则,从载体支撑、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3个维度,构建了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理论模型(见图1)。

(二)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

基于图1的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并结合数据可获得

^① 本文所指的服务业包括:建筑业,运输与邮电业,住宿与餐饮业,旅游业,金融业,保险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简称信息业)。

性原则,从载体支撑能力、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3个维度构建了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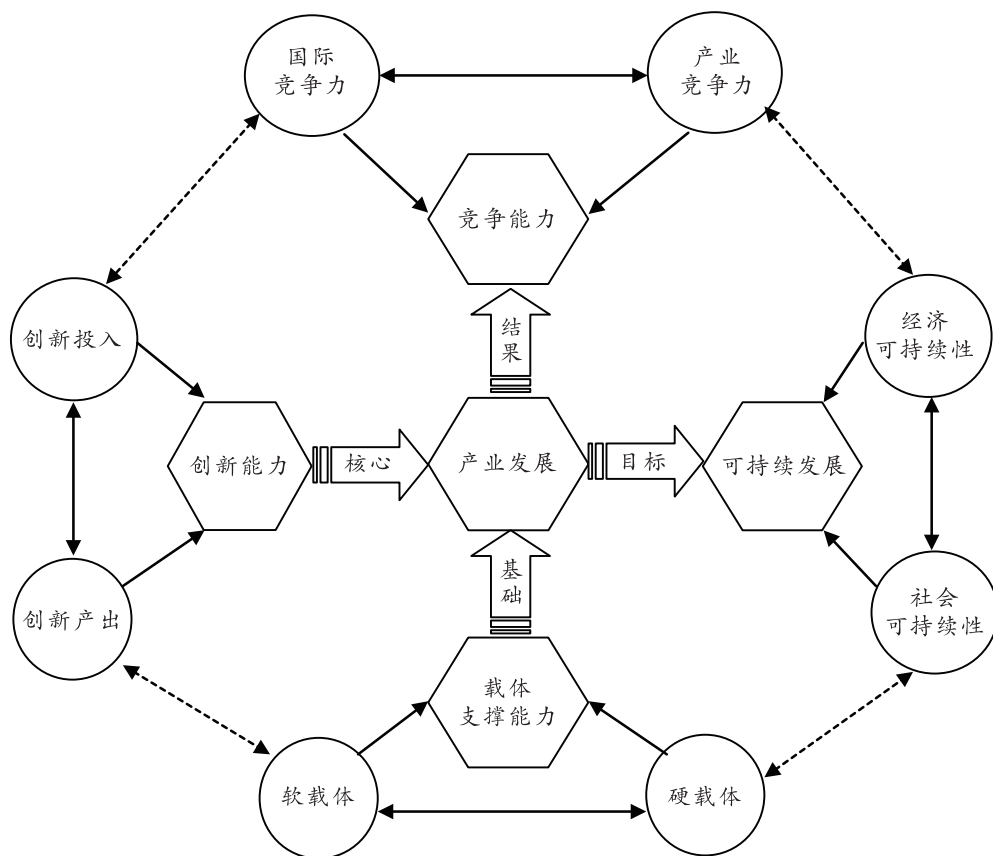


图1 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模型

表1 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要素	指标	指标计算公式
竞争能力	服务业国际市场占有率 (U_1)	服务业出口总额 / 世界服务业出口总额
	服务业净出口率 (U_2)	服务业净出口总额 / 全国净出口总额
	服务业市场开放度 (U_3)	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 / GDP
	服务业增加值 (U_4)	服务业增加值 / 三次产业增加值
	服务业 GDP 贡献率 (U_5)	服务业总产值 / GDP
创新能力	服务业发明专利拥有率 (U_6)	服务业专利授权数 / 三次产业专利授权数
	服务业 R&D 投入率 (U_7)	服务业 R&D 经费 / 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
	科技人员比重 (U_8)	服务业专科及以上人员 / 服务业从业人员
	服务业 FDI (U_9)	投入服务业的 FDI / 当年进入我国的 FDI
载体支撑能力	交通基础设施 (U_{10})	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的总公里数
	信息与通信技术水平 (U_{11})	ICT 产品的货物出口额 / 货物出口总额
	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U_{12})	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 总投资额
	服务业从业人员增长率 (U_{13})	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增长数 / 上一年从业人员

三、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价

(一) 我国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评价

本文所用到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5)、《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9~2015)和《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1999~2015)。表2是我国1999~2015年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情况。

表2 1999~2015年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评价值	0.129	0.163	0.201	0.199	0.278	0.189	0.259	0.308	0.437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评价值	0.578	0.673	0.639	0.641	0.645	0.641	0.653	0.701	

表2的数据显示,1999~2004年间的评价值不仅小且出现少许波动,揭示了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且受外界干扰比较明显的本质。2005年以后评价值处于逐年上升的发展趋势,尤其是2008年以后的评价值提升不少,说明我国服务业整体水平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而有了较大发展。

(二)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三力”非均衡分析

载体支撑力、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一起推动我国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它们分别代表着服务业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基础投入、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以及服务业相对于其他产业的实力。只有“三力”都强且比较均衡,我国服务业发展才可能是健康的,其中任何一种“力”相对较弱就会影响到我国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接下来首先运用熵值法对1999~2015年我国服务业“三力”的每一个力进行评价,以观察其在竞争能力、载体支撑力和创新能力3个方面的变化情况。之后,将运用“落差值”法对我国不同服务部门的“三力”是否均衡进行评价,以判断我国服务业是否在“三力”均衡状态下健康发展。所谓的“落差值”法是用服务业的“三力”进行两两相减的绝对值判定“三力”是否均衡的方法。设 $r_1 = | \text{竞争能力} - \text{载体支撑力} |$ 、 $r_2 = | \text{竞争能力} - \text{创新能力} |$ 和 $r_3 = | \text{载体支撑力} - \text{创新能力} |$,如果 r_1 、 r_2 、 r_3 越小,且三者很接近,说明我国服务业的“三力”很均衡,服务业发展水平就比较高,反之则越不均衡,就会影响服务业的发展。具体的判断标准见表3。

表3 我国服务业“三力”均衡判别表

落差值	服务业“三力”均衡状态				
	绝对均衡	较均衡	一般均衡	不均衡	极不均衡
r_1	0	(0, 0.1)	(0.1, 0.3)	$0.3 < r_1 \leq 0.5$	$0.5 < r_1 \leq 1$
r_2	0	(0, 0.1)	(0.1, 0.3)		
r_3	0	(0, 0.1)	(0.1, 0.3)		

结合我国服务业1999~2015年相关数据对其“三力”进行评价,结果见图2。虽然从总体上看我国服务业“三力”是逐年提升的,但在“三力”中创新能力的评

价值最低, 竞争能力处于第二位, 载体支撑力最强。表明虽然政府已经认识到服务业的重要性, 无论是软环境还是硬件建设都取得了长足进步, 尤其是我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和高速公路的建设, 但因我国服务业科技资源投入有限, 尤其是我国传统服务业的运输、旅游和住宿餐饮等部门, 不论是 R&D 经费投入还是从业的科技人员数量相对制造业而言都显得微不足道, 代表着自有技术水平的专利拥有率在三大产业中也最低。正是因为创新能力不强, 服务商品内含的科技水平不高, 导致其出口的国际竞争力不强。统计数据显示, 2014 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达 6,043 亿美元, 位列全球第三, 但与此同时, 2014 年服务贸易逆差却由 2012 年的 897 亿美元扩大至 1,599 亿美元。

图 3 是 2015 年我国七大服务部门的“三力”评价, 图 4 是 2015 年我国七大服务部门“三力”的落差值。结合图 3 和图 4 可以看出: 信息服务业和建筑服务业无论是竞争能力、载体支撑力还是创新能力均是七大服务部门中较强的, 且“三力”也较为均衡。运输邮电服务业、住宿与餐饮服务业和旅游服务业的“三力”中, 效益贡献力较为强, 但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比较弱, 整体实力不强, 且“三力”发展较为不均衡。金融服务业和保险服务业介于两者之间。

我国服务部门的“三力”均衡分析表明, 要想发展我国服务业, 不仅要在“竞争能力、载体支撑力和创新能力”等 3 个方面加大投入, 增强它们各自的能力, 更为关键的是平衡三者的关系, 让它们实现均衡发展, 否则就会因某一力不强而阻碍其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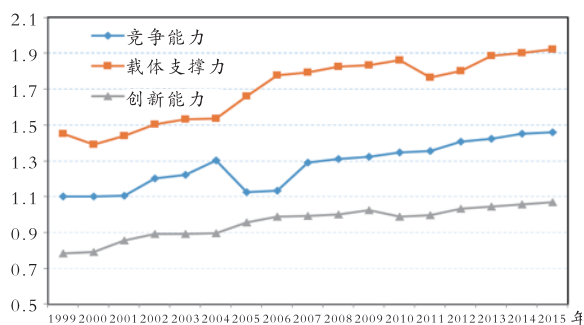


图2 1999~2015年我国服务业“三力”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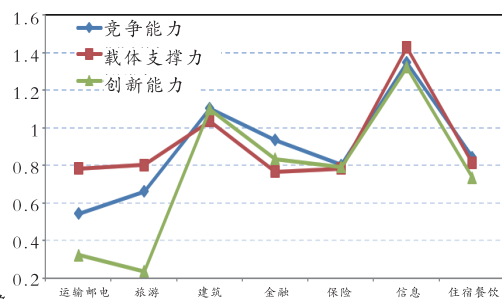


图3 2015年7个服务部门的“三力”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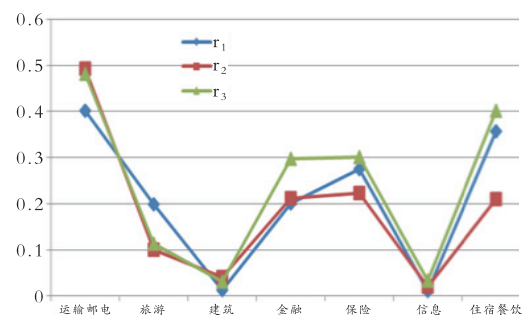


图4 2015年7个服务部门的“三力”非均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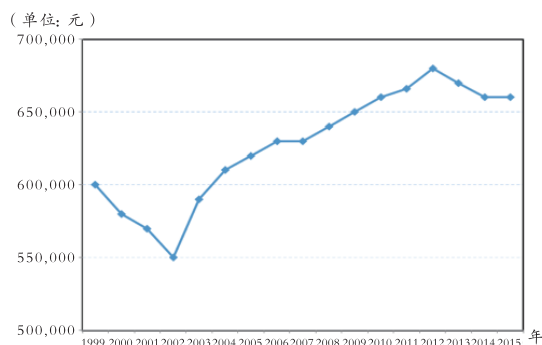


图5 我国1999~2015年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

四、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评价

本文借鉴 Hausmann 等 (2007) 提出的计量一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含量的方法, 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进行计量。本文用我国出口到世界各国服务商品的技术含量指标替代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 用式 (1) 计算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技术含量:

$$ET = \sum_k \frac{e_k}{E} TSI_k \quad (1)$$

其中, ET 为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含量, e_k 为我国服务贸易分项 K 的出口额, E 为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 TSI_k 为服务分项 K 的技术含量指数, TSI_k 的计算公式如式 (2) 所示:

$$TSI_k = \sum_j \frac{e_{jk} / E_j}{\sum_j (e_{jk} / E_j)} Y_j \quad (2)$$

其中, e_{jk} 是国家 J 的服务贸易分项 K 的出口总额, E_j 是国家 J 的服务贸易出口总额, Y_j 为该国人均 GDP。

限于数据的可获取性并根据以下两个标准: (1) 国家或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在 1999~2015 年间具有连续性; (2) 2015 年服务贸易出口额在全球服务贸易中排名比较靠前, 本文选定 24 个国家或地区^①作为研究样本。所选定的国家或地区的人均 GDP 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1999~2015 年的服务贸易出口分项及总额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库 (UNCTAD Statistics)。我国 1999~2015 年间的人均 GDP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5), 1999~2015 年间的服务贸易出口分项及总额数据均来源于我国商务部网站所公布的统计数据。

根据式 (1) 和式 (2) 并收集相关数据, 本文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进行评估 (图 5)。从图 5 可以看出: 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技术水平在 1999~2002 年间呈现出微量下降后, 从 2003 年开始一直到 2012 年均处于缓慢上升的发展趋势, 但从 2013 年又开始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当然从大趋势看, 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技术水平呈现上升的发展态势。

五、我国服务业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 整体服务业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为了检验我国服务业发展是否提升了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 首先, 对两者进行平衡性检验和协整检验以确定两者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如果两者存在长期

^① 这 24 个国家 (地区) 分别是: 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中国、日本、印度、西班牙、新加坡、荷兰、爱尔兰、韩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士、加拿大、奥地利、瑞典、卢森堡、瑞士、俄罗斯、澳大利亚、泰国、马来西亚。

的均衡关系, 则对它们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以进一步分析两者是否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即判断我国服务业发展是否是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提升的原因。为了避免因数据的波动且消除时间序列中可能存在异方差现象的影响, 对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 (用“ $FZSP$ ”替代) 和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 (用“ JZL ”替代) 分别取自然对数, 记作: $\ln(FZSP)$ 和 $\ln(JZL)$ 。

1. 平稳性检验

表 4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ADF 统计量	1% 显著性水平临界值	5% 显著性水平临界值	10% 显著性水平临界值	滞后阶数	概率 P	结论
$\ln(FZSP)$	0.310361	-1.7570	-1.6727	-1.2055	1	0.4368	不平稳
$\Delta \ln(FZSP)$	-3.31223	-2.7760	1.9699	-1.6295	1	0.0014	平稳
$\ln(JZL)$	0.429834	-3.0113	-2.1223	-1.9327	1	0.2097	不平稳
$\Delta \ln(JZL)$	-4.24647	-4.6281	-3.4222	-2.9042	1	0.0018	平稳

注: 滞后阶数按赤池 (AIC) 和施瓦茨 (SC) 最小原则确定。△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

从表 4 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无论是在 1%、5% 还是在 10% 的显著水平下, 变量 $\ln(FZSP)$ 和 $\ln(JZL)$ 的 ADF 统计量绝对值均小于相应的临界值的绝对值, 接受原假设, 即两时间序列存在单位根, 说明它们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它们的一阶差分中, 变量 $\ln(FZSP)$ 和 $\ln(JZL)$ 的 ADF 统计量绝对值均大于相应的临界值的绝对值, 拒绝原假设, 说明它们都是平稳的时间序列, 因此它们是一阶单整序列, 可以做协整检验。

2. 协整性检验

本文采用 Johansen 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变量 $\ln(FZSP)$ 和 $\ln(JZL)$ 进行协整检验。依据赤池 (AIC) 和施瓦茨 (SC) 最小原则发现, 当滞后期为 2 时, 赤池 (AIC) 和施瓦茨 (SC) 为最小, 同时结合 LR 统计量, 确定 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是 2。变量 $\ln(FZSP)$ 和 $\ln(JZL)$ 协整关系的检验结果见表 5。

表 5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	备择假设	特征值	似然比统计量	临界值 (5%)	概率
$r=0$	$r=1$	0.78213	31.32452	28.34761	0.01452
$r \leq 1$	$r=2$	0.43211	15.68322	17.26734	0.23113
$r \leq 2$	$r=3$	0.34289	11.34891	13.89213	0.42145

从表 5 的结果中可以看出, 在原假设 (不存在协整方程) 下, 似然统计值为 31.32452, 大于 5% 显著水平的临界值 28.34761, 而在其他的假设条件下似然统计值均小于 5% 显著水平的临界值。因此可以得出变量 $\ln(FZSP)$ 和 $\ln(JZL)$ 之间有且仅有一个协整关系, 其对应的协整方程为 (括号内是参数的标准误):

$$\ln(JZL) = 0.2131\ln(FZSP) + 0.0463 \quad (3)$$

(0.1213) (0.1189)

协整方程表明,我国服务业发展有利于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提升,变量 $\text{LN}(FZSP)$ 和 $\text{LN}(JZL)$ 在 10% 的置信水平下通过 T 统计量检验。具体从数据上来看,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每提升 1%,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提高 0.2131%。影响一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因素有许多,如一国的经济总量、FDI 和货物贸易等,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一国的服务业发展才是导致其服务贸易竞争力提高的根本所在。

3. 格兰杰因果检验

表 6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原假设	滞后期数	F 统计量	P 值	结论
$\text{LN}(FZSP)$ 不是 $\text{LN}(JZL)$ 的格兰杰原因	2	8.1863	0.01304	拒绝
$\text{LN}(JZL)$ 不是 $\text{LN}(FZSP)$ 的格兰杰原因	2	1.4129	0.41376	接受

从表 6 中可以看出,我国服务业发展与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前者是后者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成立,即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升是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提高的原因。

(二) “三力”和不同部门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服务业的“竞争能力、载体支撑力和创新能力”及运输邮电业、信息业等不同部门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是否会与整体分析结果有差异呢?因此,本文构建式(4)和式(5)尝试分析我国服务业的“三力”和不同部门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text{Ln}(ET_t) = C + \beta_1 \text{Ln}(GJJZL_t) + \beta_2 \text{Ln}(XYGXL_t) + \beta_3 \text{Ln}(CXNL_t) + \beta_4 \text{Ln}(FDI_t) + \beta_5 \text{Ln}(GDP_t) + \beta_6 \text{Ln}(HWMY_t) + \varepsilon \quad (4)$$

$$\text{Ln}(ET_t) = C + \beta_1 \text{Ln}(JZY_t) + \beta_2 \text{Ln}(YXY_t) + \beta_3 \text{Ln}(ZSY_t) + \beta_4 \text{Ln}(LYY_t) + \beta_5 \text{Ln}(JLY_t) + \beta_6 \text{Ln}(BXY_t) + \beta_7 \text{Ln}(XXY_t) + \beta_8 \text{Ln}(FDI_t) + \beta_9 \text{Ln}(GDP_t) + \beta_{10} \text{Ln}(HWMY_t) + \varepsilon \quad (5)$$

其中, ET_t 代表第 T 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技术含量,式(4)中的 $GJJZL_t$ 、 $XYGXL_t$ 、 $CXNL_t$ 分别代表第 T 年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竞争能力、载体支撑力和创新能力,式(5)中的 JZY_t 、 YXY_t 、 ZSY_t 、 LYY_t 、 JLY_t 、 BXY_t 和 XXY_t 分别代表第 T 年我国服务领域中的建筑业、运输邮电业、住宿与餐饮业、旅游业、金融业、保险业和信息业的发展水平评价值。考虑到服务业的 FDI 不仅给我国服务业发展带来富裕的资金,还引入先进的管理经验进而促进了我国服务业竞争力的提升;一国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不仅会促进服务业数量上的快速增长,还会促使其服务业向高端尤其是技术含量较高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当然货物的对外贸易活动肯定也会对一国的服务贸易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选择服务业 FDI、GDP 和货物贸易(HWMY)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采用了面板数据模型,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模型的选取由豪斯曼检验判别,

采用 Eviews7.0 进行回归分析。从表 7 的计量结果可以得知：

(1) “三力”均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有正向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创新能力影响最不明显，仅有 0.168，可能原因是：其一是我国服务业创新能力较小，其科技资源投入量不仅不能跟国外服务业相比，就是跟国内的制造业相比也显得弱许多；其二是我国近年来虽然加大了服务领域的科技创新投入，也产生了大量的科技成果，但在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境，在促进服务业生产率提升方面并未取得应有的成效，相对科技投入而言产生创新成果的绩效不佳。控制变量中服务业 FDI 的影响远远小于人均 GDP 和货物贸易，仅有 0.254。在快速发展本地经济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短期考核的双重压力下，各地政府具有强烈的引资冲动，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进驻，各地更多地关注引入 FDI 的数量，降低了引入门槛，从而导致流入我国服务业领域的 FDI 仅仅有数量上的飞速增加而没有质量（指 FDI 内含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上的有效提升，自然对提升我国服务业竞争力起不到应有的效用。

(2) 不同服务部门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也同样存在着差异性。金融业、保险业和信息业 3 部门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比较明显且呈现正向相关性，影响系数分别为 0.582、0.498 和 0.615，但传统的运输邮电业和住宿餐饮业却意外地呈现负相关，分别为 -0.101 和 -0.051。虽然整体的回归分析已表明，提高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是其出口竞争力提升的前提条件，但就服务部门分析来看，并非所有的影响都是正向。传统服务业不仅不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起到促进作用，相对现代服务业而言还拖了后腿。进一步查阅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的部门统计数据显示，近 10 年来，传统服务业的进口数量远远大于其出口数量，只有现代服务业领域的金融、保险和信息服务的出口大于其进口。大量传统服务业的进口不仅蚕食了国内同行的市场，外资也利用其强大的资本和技术优势挤压了国内产业的发展空间，虽然外资服务业的进入具有技术外溢效应和知识外溢效应，有助于我国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但其具有较长的滞后期（本文后面的分析也验证了这一点），对帮助我国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因此，虽然整个传统服务市场发展很快，但国内传统服务业发展缓慢。

考虑到许多因素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具有较为明显的滞后性，把服务业“三力”和不同服务部门的变量分别滞后 2 期、4 期再进行回归检验。从回归结果看：

(1) 滞后 2 期和 4 期的“三力”变量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程度要比无滞后期的高，这不仅说明我国服务业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改善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也表明其影响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另外，虽然创新能力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提升的影响程度随着时间延长而有所提高，但改变的程度并不明显，这说明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生产率不是时间问题，可能是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供给与企业生产所需的科技需求存在严重的不对接、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不畅的问题。

(2) 虽然随着滞后期的延长, 传统服务业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显现, 滞后 2 期时运输邮电业和住宿餐饮业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已呈正向, 但是其影响系数仍然较小, 直到滞后 4 期时, 两者的影响系数也分别只有 0.101 和 0.093, 说明它们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作用极其不明显。其他变量的结果虽然在具体数据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但其所表达的经济意义与无滞后期基本一致。

表 7 我国服务业的“三力”和不同部门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三力”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不同服务部门对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解释变量	无滞后	滞后 2 期	滞后 4 期	解释变量	无滞后	滞后 2 期	滞后 4 期
C	0.342** (11.552)	0.252* (4.432)	0.457** (7.234)	C	0.418* (5.331)	0.481* (3.529)	0.521* (4.689)
β_1	0.385** (4.346)	0.405*** (3.601)	0.446** (4.456)	β_1	0.113** (2.015)	0.143** (2.757)	0.258*** (2.897)
β_2	0.235*** (2.506)	0.254*** (2.261)	0.335*** (2.506)	β_2	-0.101** (-1.726)	0.021** (0.266)	0.101** (1.656)
β_3	0.168** (5.361)	0.171** (5.136)	0.197** (4.661)	β_3	-0.051*** (-0.021)	0.003*** (3.756)	0.093*** (3.756)
β_4	0.254* (6.003)	0.258* (5.333)	0.344** (5.345)	β_4	0.021** (0.036)	0.087** (1.654)	0.176** (2.554)
β	0.368*** (3.226)	0.393** (3.526)	0.429** (3.287)	β_5	0.582*** (5.932)	0.593*** (6.002)	0.603*** (6.278)
β_6	0.401** (10.245)	0.429** (6.454)	0.471* (11.576)	β_6	0.498** (3.008)	0.521** (4.335)	0.547** (5.035)
				β_7	0.615** (4.831)	0.637** (7.316)	0.651** (6.776)
				β_8	0.389 (4.101)	0.409 (5.133)	0.489 (5.891)
				β_9	0.364* (1.334)	0.377** (3.634)	0.404** (6.765)
				β_{10}	0.402** (3.978)	0.459*** (5.768)	0.488*** (7.732)
模型类别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模型类别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豪斯曼检验	15.234	6.298	12.432	豪斯曼检验	23.785	11.321	5.198
调整 R ²	0.894	0.913	0.945	调整 R ²	0.921	0.982	0.958

注: 表中括号内是 t 值, ***、** 和 * 分别表示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

六、对策建议

针对本文研究所得到的结论, 提出以下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一) 改善服务业创新能力, 提升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

在影响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的三大要素中, 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因此, 如何提升服务业的创新能力是当前主要工作。

1. 加大我国服务业 R&D 投入水平 服务业一直以来仅被看作是工业的润滑剂, 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处于辅助地位, 大多数服务业仍然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以吸引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为目的, 其科技资源的投入一直以来都比较低。所以应加

大我国服务业 R&D 投入,投入领域除了一些设备、设施的技术改造与提升外,也应关注服务业标准化、服务业知识产权保护等软环境建设,以改造服务业的业务流程进而提升其运营效率。当然,在加大服务业 R&D 投入的同时如何提升 R&D 使用效率需要引起注意。另外,注意到不同的服务部门对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贡献度是不一样的,因此,如何把有限的 R&D 资源引入到更能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的现代服务部门,也是值得相关管理部门思考的问题。

2. 建设我国服务业良好的创新氛围 所谓良好的创新氛围是指有利于各管理部门、各企业和相关的科研院所进行服务领域创新活动的工作环境,包括政府制定的有利于进行创新的产业政策(如服务业创新奖励、税费的减免);完善我国服务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引导企业积极进行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活动;引导科研院所进行服务领域的创新工作,如服务标准的引进、消化和吸收。

(二) 通过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竞争力

1. 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发展是建立在先进制造业发展基础上的,因此,如何围绕促进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提出现代服务业发展对策是工作重点。根据我国国情,当前应当以大力发展如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现代物流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为主。

2.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聚集区,突出其集约和辐射优势 现代服务业多数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空间聚集,而城市所拥有的财务管理、研发与设计和营销策划等功能可以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帮助。因此,以城市为载体的现代服务业聚集区的规划引导与建设是今后各级政府管理工作的重点。

参考文献:

- [1] Arindam B., Pradip, K. B. Assessing the Barriers to Trade in Services in South Asia[J]. Global Business Review, 2014, 15(4).
- [2] Azmat, Gachael, Clemes, D. Does the Strength of the Legal Systems Matter for Trade in Insurance and Financial Services? [J].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2016, (36).
- [3] Dimde, Lars Cals, et al. Why Do People Dislike Low-wage Trade Competition with Posted Workers in the Service Sector? [J].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2013, (47).
- [4] Hiranya, K. N., Lirong, L., Kiril, T.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U.S. Bilateral Services Trade with China and India[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15, (38).
- [5] Hausmann, R., Huang, Y., Rodrik, D. What You Export Matters[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J]. 2007, 21(3).
- [6] 毕斗斗, 方远平, Bryson, John 等.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省域的空间计量分析[J]. 经济地理, 2015, 35(8).
- [7] 戴翔, 金碚. 服务贸易进口技术含量与中国工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J]. 管理世界, 2013, (9).
- [8] 胡树华, 李增辉, 牟仁艳, 汪秀婷, 李荣. 产业“三力”评价模型与应用[J]. 中国软科学, 2012, (5).
- [9] 胡朝霞. FDI对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随机前沿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J]. 厦门大学学报, 2010, (4).
- [10] 万先红, 翁燕鸿. 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基于主成分分析法[J]. 皖西学院学报, 2016, 32(1).

- [11] 魏江, 黄学. 高技术服务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 科研管理, 2015, 36(12).
- [12] 谢康, 李赞. 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互补性的实证今析——兼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实质[J]. 国际贸易问题, 2000, (9).
- [13] 姚星, 刘小差, 黄枫. 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143个国家1982~2008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 宏观经济研究, 2011, (9).
- [14] 游士兵. 服务业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分析[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6, (5).
- [15] 郑荷芬, 马淑琴, 徐英侠. 基础设施投入对服务贸易结构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证据[J]. 国际贸易问题, 2013, (5).

The Research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Level of Development and Impacts on the Servic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ZHANG Bao-you YANG Yu-xiang MENG Li-jun

Abstract: To evaluate China's services industry development level based on the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support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evaluation model, and further using the entropy method to the non-equilibrium analysis.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help of "service trade export technology content index" to measure China's services trade competitiveness. On this basis, respective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verall evaluation model and service sectors, we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Research shows that: (1)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rvices industry and services trad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showed a trend of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but the growth rate has declined in recent years; (2) for overall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and services trade export competition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exists, the former is the Granger cause of the latter; (3) poor innovation capability makes minimal contribution to their export competitiveness, which relates to China's service sector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service sectors of trade in services export competitiveness,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ole of the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in relatively traditional service trad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service sector and enhance trade in services export competitiveness strategies based on our findings.

Key words: service industry; services trade; competitiveness; evaluation model

(责任编辑: 梁丽华)